



長短經
兩同書
化書
昭德新編
芻言
樂庵語錄
習學記言
本語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

長 短 經
(唐)趙 蕤撰

外七種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
長 短 經 (外七種)
(唐)趙葵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7.625 插頁4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

ISBN 7-5325-1314-9
I·642 定價: 24.55元

出版說明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收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子部小說類和雜家類著作，上自先秦，下至明清，共三百零四種。原小說類中的《太平廣記》和雜家類中的《說郛》，另有單行；又雜家類中的《墨子》、《呂氏春秋》等，非小說，此二類共有十六種，不再編入。

在古代，小說和筆記的界限並不很嚴格。小說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外物篇》，意指淺薄瑣屑的言論，與現代小說含義有別。《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將小說家列為九流十家之末，收書十五種。其實這些被班固看作是「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的小說，除小說鼻祖《虞初周說》外，還包括了百家言、史書和巫術等著作。小說興於漢武，盛於唐宋，繁衍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箴規等。平話、章回小說浸

成于五代以後，四庫館臣站在儒家立場，以「猥鄙荒誕，從亂耳目」為由加以排斥，而將小說類分雜事、異聞、瑣記三門，網羅神話傳說、講史述聞、博物雜說、志怪傳奇諸作品共一百三十種，其中也包括如葉盛《水東日記》之類的筆記。筆記一詞在南北朝時已出現，原是文體名稱，泛指隨意記錄，不拘體例的作品。直至北宋宋祁的著作《筆記》問世，才有了正式以筆記作書名的。筆記又稱隨筆、筆錄、筆談、雜識、札記、日記等，後世把文體近說部的作品也稱筆記。筆記題材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古代目錄書因襲《漢志》沒有為之立專類，因此其書或歸小說類，或入雜家類。雜家，班固說是「兼儒墨，合名法」，實際《漢志》雜家類所收為折衷糅合先秦各學派思想之作。可是自漢武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致雜家著作難以再現，名墨數家亦趨湮滅。後世目錄書墨守成規，沿用雜家類目，然而新收書與《漢志》原旨大相逕庭。清初目錄學家黃虞稷編《千頃堂書目》，深感矛盾突

出，於是削名法諸家，凡不能成類者皆納入雜家，使雜家狹義變為廣義，無所不包，從而名實相副，不脫離學術現狀。四庫館臣從其說，並有所發展，四庫雜家類設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門，於雜中又略事條析，併名、墨諸家數種書於雜學，共收書一百九十種。內容龐雜，政治經濟，天文地理，無所不談，其體裁絕大多數實屬筆記。其中學術札記佔一定比重，這與編纂者重樸學傾向分不開，但也有一些小說故事的記載。所以本叢書合四庫小說類與雜家類為一編，以求其實。

歷代的筆記小說受諸子史傳的影響而形成，却又常常能和經籍、正史、諸子、文集相互發明，補訂其不足。筆記小說涉及的題材十分廣泛，於各個歷史階段的政治狀況、思想潮流、典章制度、學術研究、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民情風俗、宗教信仰等都有反映，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各方面的重要資料。筆記小說以雜散見稱，具有不拘類別，文備衆

體，記敘隨宜，長短相間的特點，因此文筆輕松自如，可讀性也較強。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中有不少著作是輯自《永樂大典》或據《永樂大典》校補；還有一些則是取之當時的珍本或善本，此亦其優勝之處。

又各冊頁碼前均有該冊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冊數，今不作改動。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五月

本冊目次

本	習	樂	芻	昭	化	兩	長
	學	附宋史李衡		德		同	短
	記	語		新			
語	言	傳	言	編	書	書	經

明高拱撰……	宋葉適撰……	宋李衡撰……	宋崔敦復撰……	宋晁迥撰……	南唐譚峭撰……	唐羅隱撰……	唐趙蕤撰……
八一	三三	二九五	二七七	二五三	二二七	一一三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長短經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采

員外郎臣牛檢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繕錄監生臣王元愷

御題趙挺長短經

鄭縣創為救焚諭蒙贈殿學士和由向時雖類縱橫說

憂未原歸理遠哉

前章第拾

宋刊弄自教忠堂通變稱經曰短長比及亂時思治亂

不如平日慎行

二章第拾

巷原稱十令失一觀自錄看餘

趙挺自序稱趙曰

卷而卷後光緒

卷而卷後光緒

今細檢篇目實六十四凡九卷與沈氏合按之數序所

文其云尼氏則見公武諸書志北夢瑣言乃錄先憲所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

撰今檢公武志亦稱六十三篇而先憲僅言書十卷不

及篇數蓋尼孫皆就經序錄載未加詳考耳馬端臨始

為覆正耳第與原序錄異處理殊難曉意者六十三篇

三字乃五字之訛其第十卷陰謀家止有一篇亦未可

知然無可訂

正存以聞既

是梓州善經濟不應辟召又何焉

津瀛文苑繼家聲四庫蒐羅俾贊成邈邈世臣獻遺簡

向年論學憶西清

四年紀事實

名也守謙之曾祖

所且乃其家藏本

今守謙亦官翰林

為四庫全書纂修

者家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長短經

雜家類一 雜學之書

提要

臣等謹按長短經九卷唐趙蕤撰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應辟召唐書藝文志亦載蕤字太賓梓州人開元中召之不赴與光憲所記畧同惟書名作長短要術為少異蓋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

二

一書二名也是書皆談王伯經權之要成於開元四年自序稱凡六十三篇合為十卷唐志與晁公武讀書志卷數並同今久無刊本王士禎居易錄記徐乾學嘗得宋槧於臨清此本前有傳是樓一印又有健菴收藏圖書一印後有乾學一印每卷之末皆題杭州淨戒院新印七字猶南宋舊刻蓋即士禎所言之本然僅存九卷末有洪武丁巳沈新民跋

稱其第十卷載陰謀家本缺今存者六十四

篇云云

案此說全用晁公武之言疑書實偽託

是佚其一卷而

反多一篇與經序六十三篇之數不合然勘

驗所存實為篇六十有四疑經序或傳寫之

訛也第一卷八篇題曰文上第三卷四篇題

曰文下第二卷四篇則有子目而無總題以

例推之當脫文中二字第四卷一篇題曰霸

紀上第五卷一篇論七雄之事題曰霸紀中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

二

第六卷一篇論三國之事亦無總題以例推

之當脫霸紀下三字篇七篇二卷題曰權謀

第八卷十九篇題曰雜說第九卷二十四篇

題曰兵權第十卷所謂陰謀者則今不可考

篇中註文頗詳多引古書蓋即經所自作註

首或標以議曰二字或亦不標體例不一亦

未詳其故也劉向序戰國策稱或題曰長短

此書辨析事勢其源蓋出於縱橫家故以長

短為名雖因時制變不免為事功之學而大
旨主於實用非策士詭譎之謀其言故不悖
於儒者其文格亦頗近荀悅申鑒劉劭人物
志猶有魏晉之遺唐人著述世遠漸稀雖佚
十分之一固當全璧視之矣乾隆四十二年
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輝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

三

長短經序

梓州郪縣長平山安昌巖草莽臣趙鼎撰

趙子曰匠成與者愛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彼豈有
愛憎哉實使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士馳騁之曹書
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
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末
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
所抑斯聖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
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平閒沿襲三代不同
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是故國容一致
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
時設教沿乎此因物成務牽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繼於
所遭牽乎彼者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
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
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者善謀
不如當時鄒子曰政教文質所以匡救也當時則用之

過則捨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先王廣陳德化是猶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與夫霸者駁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所以論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王而扶顛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長短術以經論通變者叔立題目總六十有三篇合為十

欽定四庫全書

序

卷名曰長短經大旨在乎寧固根蒂華易時弊興亡治

亂具載諸篇為沿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誇俗希聲慕名輒露見聞逗機來哲凡厥有位幸望詳

焉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卷一

唐 趙幾 撰

大體一 任長二 品目三 量才四

知人五 察相六 論士七 政體八

大體第一

臣聞老子曰以政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傳子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

欽定四庫全書

長短經

方而議則天子拱已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官夔為樂正倭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為一馬奚以為君而九子者為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賦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漢高帝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運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

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志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備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為能君以能用人為能臣以能言為

能君以能聽為能臣以能行為能君也故曰知人者王

能賞罰為能臣所以不同故能君者能臣也故曰知人者王

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無形者物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

也鼓不預五音而為五音主有道者不為五官之事而

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來矣先王知其

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議曰准

巧匠為宮室為園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

繩功已就矣而不知規矩準繩而實巧匠官室已成不

欽定四庫全書

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宮室也孫卿曰夫人主欲

得善射中微則莫若使罪殺得善御致遠則莫若使王

良使不得調一天下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

為事不勞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而已有者不能任

人主不道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之則不能任賢不能任

賢則賢者惡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議曰

云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言百當者人

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人臣者以進賢為功

也君者以用賢為功也賈誼云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

不自違事故使人臣得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由是

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財

而妬賢惡能取敗之道也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財

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悅服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

勸通乎用非其有也議曰孫卿云倚體者王為政者強

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士國富富實則國大不

上強下滿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言利大夫不

言得夫皆言周屬王好利近榮公尚良大夫謀曰王室其

將卑乎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

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地者王官將取

焉何可專也所怨甚多而不備大難矣是以教王其能久

乎彼厲王果敗觀之侯師康史乘厥避正殿羣臣皆哭

公子成父趙入賀曰臣聞天子藏於四海諸侯藏於境

內非其所藏不有大夫必有人患幸無人患不亦善乎

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周詩有言曰晝晝彌中由

此言之大夫聖王以其地封以其財賞不與故稱設官分

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

寬以得眾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

體其臣畏而愛之此帝王所以成業也

任長第二

臣聞料才彙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

貫眾理乎故舜合羣司隨才授位漢速功臣三傑異稱

况非此傷而可備責耶大則累之人不能理微故論其

則君往而疏越充屬之人不能寬視其論法直則括論

而公正說變通則不度而不入寬恕之人不能速提論

仁義則以詳而長雅越時務則遲緩而不入好奇之人

橫逆而來異進權端則惆悵而晚壯素清道則晚常而

慨迂又曰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理小則迂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矯亢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踐公刺之政宜於糾森以之治違則失其製威猛之政宜於計亂以之治善則暴使饒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民勞而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下因此已上皆偏材也

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閤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

欽定四庫全書

長史題

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甯奮無請立以為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凶於美毒附子然而良醫索而藏之有所用也廉之上山大章不能跂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修短

也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恃矣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策蘇秦濟弱燕任其長也由此觀之使韓信下韓仲舒當我于公駝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勲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讀曰魏桓花云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乎奪之時書策為先分定之後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吉高祖用陳平之智而北復於周勃古語云中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諸葛亮曰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說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眾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長史題

品目第三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統莫不勞聰明於品材獲安逸於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聖有賢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法格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聞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

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

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雖不能徧百善之美必有處也

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謂

言之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

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

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

心不忌怨忌怨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

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君子也油然不逆之貌也越過也孫卿曰大君子能為

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

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不請

於譽不怨於排非道而行所謂賢者德不踰閑法行

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其身言滿天下道足化

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富則天下無苑財苑施則天

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

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

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觀者不識其隣此

聖者也鄭以喻界畔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

編起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俗而已

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士也遊居博學者之所好也語

大功立大名禮君臣上下為治世而巳矣此朝廷之

士尊王弼國之人也致功兼井為治世之所好也此就

開疆釣魚開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

而巳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

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

而閑不導引而壽無不亡也無不有也淡然無鈐經曰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識足以鑒古才足以冠世此

則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脩義仁足以得衆明

足以照下此則人之俊也身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

疑操足以厲貪鄙信足以懷殊俗此則人之豪也守節

而無撓廢義而不怨見嫌不苟免見利不苟得此則人

之傑也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法字謂清節延後累是也建法立

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

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其德足以率

一國其治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

門約是也清節之流不能弘恕好尚機事分別是非是謂臧否

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圖遠而能受一官

之任錯意施巧是為伎倆張敖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

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遵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

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能文者述是謂文章司馬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
毛公實公是也辨不入道而應對給資是謂口辯樂毅
曹丘生是也弱力絕衆材畧過家語曰昔者明王必盡
人是謂曉難白起韓信是也
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用天下之
爵以尊之則天下理也此之謂矣

量才第四

夫人才參差大小不同猶升不可以盛斛滿則棄矣
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傳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
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
以研事機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
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數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故伊尹曰智通於大道
辨才以長誼讓此豈才者也

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
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漢
帝問使平曰君所主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驚下
使臣侍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掌理陰陽下達萬
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
職上曰善漢魏相書曰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
不遇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人服天地相
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爲紀各有常職不得相
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來四時
敬授人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
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人不天疾永
食有餘矣此變理陰陽之大體也事具洪範篇不失

四時通於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舉以為九
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通於人事行猶舉繩通於關
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
仁蜀丞相諸葛亮主簿楊顗曰坐而論
道謂之三公分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忠正強諫而無
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清節氏
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
威否之材師氏之任也使偏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
材保氏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
之任也曉難之材將帥之任也太公曰多言多語惡口
惡舌終日言惡寢卧不絕為衆所憎為人所疾此可使
要遮閭巷察姦伺禍權數好事夜卧早起雖劇不悔此
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權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
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
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
賊侵凌斤人以刑欲整一衆此千人之將也外貌忤忤
言語時出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
慄日慎一日近賢遠讒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

